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四回 授天書蛟精返窟 謁越王女俠盜令

卻說李靖別了柳家店，攜二位龍女行了七八日，早到西城。旋回故里，令二女權立門外，先進家中見了母親，將誤入龍宮行兩收屍之事，一一說明，又出夜光珠、寶劍為證。李母曰：「爾平生謹慎，今出此荒唐之言，似覺難信。觀爾精神發越，往時寒酸之氣盡消，亦似有奇遇者。也罷，命二龍女進來，待吾審視。」李靖出來，招二女入內，二女跪定不起。李母曰：「吾兒有何德何能，而龍母錯愛，既授之以珠，又賜之以女？」二女叩首曰：「龍母以兒輩自幼居於異類，不諳人事，聞老母親賢慧無比，能於教子，必能教媳，故使兒輩奉先生箕帚，兼學老母親德操。」李母曰：「吾母子居貧守儉，吾年七十，猶親紡績。吾兒年二十餘，採薪之外，別無所能，龍母誤聆虛聲耳！」二女又叩首曰：「聖人云：『不仁者，不可以長處約。』龍母所慕老母與先生者，正惟此耳。」李母曰：「善！汝二人真吾兒媳也。」遂以手扶起二女，即日命李靖與二女成禮。合巹之後，相得甚歡。二女助李母紡績，日夜不休。一日，二女相語，歌曰：

貧子衣中珠，光自圓明好。

雖然善為藏，終是龍家寶。

李靖怪而問之，二女曰：「郎君市珠，可以致富，何自苦如此？」李靖曰：「予感龍母之德，不忍遽售，非寶此珠，寶龍母之惠也。」二女曰：「此珠終非人間之物，他日龍神行雨，見此珠光，一吸而去，不若售之，得金為妙。」李靖曰：「我得之，使彼失之，仁者未必為此。」二女默默不答。一日，雷雨驟至，李靖啟櫃視之，珠果不見，靖乃責二女曰：「吾若聽汝二人之言，遺害於他人矣。」二女再拜謝過。

又過數月，二女曰：「吾不忍老母操作於內，汝不懈於外，吾二人有赤金項圈各一，紫玉鐲各二，往售之。」李靖然其言，果如其數。二女曰：「郎得此，可免採薪之苦矣。宜曉夜攻書，以求上進。」靖曰：「孔孟六經，吾既誦之矣，老、莊、荀、列之言，卻將何書為先？」二女曰：「孔孟六經，醇而無疵，乃入世之法，所以訓天下之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義者。諸子之言，放蕩不羈，乃出世之法，所以訓天下之妄生、妄死者。」靖曰：「出世、入世，二者吾將何先？」二女曰：「入世之法，造其極，可以出世；出世之法，會其源，亦可以入世。孔子曰：『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』彼抱咫尺之義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」靖曰：「究竟何書吾當讀？」二女曰：「爾當學三聖不傳之秘。」靖曰：「其書何名？」二女曰：「其書名《遁甲天書》。」靖曰：「遁甲之名何義？」二女曰：「甲者，十干之甲，人君之象。《易》曰：『帝出乎震，位坎向離』是也。遁者，隱也。甲嘗畏庚，干之七數也。甲性好生，而庚性好殺。甲遁於六儀之下，以避其凶，卻又以乙妹妻庚，以制其內。甲之子曰丙、曰丁，皆能剋庚而救甲，故乙、丙、丁號曰三奇。」靖曰：「六儀者何？」二女曰：「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是也。」靖曰：「甲既畏庚，何又隱於庚？」二女曰：「甲與己合以養之，丙與辛合以洩之，丁與壬合以撓之，戊與癸合以威之。如此，庚不但不敢與甲為仇，而反感甲之德，畏甲之威，而為甲所用也。」

靖曰：「學此道安用？」二女曰：「知此道者，可為王者師。」靖曰：「孔子言仁義，老子言道德，宜為王者師，未聞以遁甲者。」二女曰：「遁甲，數學也，與理學相為表裏。甲、庚、丙、丁、戊，即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五端。聖人曰：『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性，性同此理。』又曰：『人同此身，身同此氣，氣同此數。』古聖人未有明心達性，而不知遁甲者。」靖曰：「古人云：甲之神有六，何也？」二女曰：「以甲遊行十二支，故有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辰、甲午、甲寅之稱，非一甲之外，更有五甲也。推而行之，遠取諸物，有天上之甲，地下之甲，一國之甲，一家之甲，一年之甲，一月、一日、一時之甲，一事之甲；近取諸身，則有一動之甲，一靜之甲，一身之甲，一心之甲。子善讀之，可以察天時，卜地理，知人間禍福，逐日吉凶。故曰：理有一定，而數有長短。是理為主，而數為末也。數有一定，而理有權變，是數為主，而理為末也。用理而不用數，則吉凶消長之道盲然；用數而不用理，則君臣父子之倫息矣。有以理馭夫數者，明哲保身之人也；以數循夫理者，殺身成仁之士也。自古以來，未有立大功、創大業而不知遁甲者也。」靖曰：「其書安在？」春蘭開匣取出一書，雙手授與李靖，李靖再拜而受之。其書大半是蝌蚪字跡，文義猶深，古奧難測。二女乃盡心指點，一年有餘，靖乃學成。

一日，二女又相語而歌曰：

琴兮瑟兮音太和，山兮水兮志未磨。

遁甲天書人識破，空留日月擲金梭。

李靖怪而問之，二女泣曰：「龍母欲以天書畀汝，使吾二人奉先生箕帚，欲觀先生之心術耳。今見先生之心術正大，予二人乃敢出書授汝。汝今揣摩既成，予二人留此何為？將復龍母之命。」李靖曰：「予今揣摩此書，自信可圖人間富貴，與卿二人共之。今欲棄我而回，予願從汝，同侍龍母可也。」二女曰：「不然。予二人蛟族也。君前去自有佳偶，勿以予為念，後會亦當有期。」二女同向李母下拜，靖方欲挽留，二女化清風而去。李母與靖悵然自失。

不上一年，李母招李靖而謂之曰：「人之在世，生滅無定，如月盈虧，如花開謝。今生前死，今死後生，今死不明，後生奚保？吾將遠逝，勿用深悲。」言畢而逝。李靖服喪三年，極盡其禮。

一日，見白氣橫天，知南陽必有兵變，乃往見總兵伍雲召，勸他去官回里。雲召不悅，夤夜逃至痘母祠，題詩感歎，潛往長安，謁越王楊素。越王見客，置侍妾三十餘人於左右，皆制官服色，號曰活香錦屏。越王見李靖儀表非凡，心甚喜之。及叩其所學，靖應對如流，目不邪視。越王益奇之，因設席命坐右，左紅拂技馮紅絹為舞。越王曰：「此女最有口才，試聽之。」紅絹乃執紅拂為舞。李靖佯醉，辭越王回寓，越王曰：「無事時，可來相訪。」靖拜謝而去。

回至寓中，又看了幾卷古書，日夕而臥。將交三更，忽聞叩門聲。開門看時，見一少年，繫二馬而進，峨冠博帶而入，不揖而坐。靖問曰：「先生何來？」少年曰：「我乃今日席間之歌婦馮氏也。」靖視之，果然。曰：「汝來此何事？」絹曰：「長安不久將屬他人，豈不聞危邦不入？不知先生來此何故？卻又與死屍對飲，不亦差乎？」靖曰：「子將何以教我？」絹曰：「安排青眼，閱人多矣。求其胸襟灑落，無如君者，吾盜有越王令，欲與先生逃。」靖曰：「將安往？」絹曰：「太原唐公，仁人也，可依之。」靖曰：「越王追及奈何？」絹曰：「此壘中枯骨也。君費一席話，妾為一曲歌，必免。」李靖遂與絹竊關而逃。

次日，越王府中不見紅絹，左右遣使捕捉，越王曰：「紅絹入府，經五年矣，未嘗以顏笑假人，吾嘗謂絹有俠之氣。昨日席間，以目熟視李靖，必從靖去矣！」左右往察之，果如越王之言。請於越王，欲追之，越王曰：「藩鎮諸侯如予荒色嗜音，多選名門女子貢予，是其來也如雲，其去也當如水。膠漆無情之物，尚然相投，況絹與靖，天下之奇才也，而有不相憐者乎？蜂蝶戲於花間，吾每拂蛛網以快其意，今日獨不容靖與絹，毋乃不善用其情乎？惜乎！靖非知予者。知予必不去，吾將厚贈之。」左右曰：「恐其有效尤者將若何？」越王曰：「惟靖與絹則可，非靖與絹則不可。彼小人與女子，情慾而已矣，吾必撲殺之，汝等毋多瀆。」左右不敢復言。自此天下賢士，多有依附越王者。惜乎！不學無術，好謀無成，不能回隋氏之亂。悲哉，悲哉！要知李靖去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